

岁月如歌

向洛阳居民
奉献春联

□叶鹏

白雪红花迎新春。
我1957年来洛阳,当时21岁,留居洛阳67年。
在迎接新年的幸福时刻,我向洛阳居民奉献一副春联:

河图洛书开启华夏智慧
礼都花城彰显洛阳风光

60多年来,在河洛文化的熏陶下,上述春联,是我学习河洛文化的心得,认识的体会,赞美的颂词,感恩的回报。

纵观世界文化,均系滨河兴起,洛阳伊洛瀍涧,四河围绕,母亲河黄河在北侧,奔腾东去,投入大海。河图洛书是中华民族文字的起源,智慧的启迪。洛阳集礼乐文化之大成,礼,是社会秩序;乐,是人间和谐。社会秩序,人间和谐,洛阳是中华民族人格尊严意识的觉醒。牡丹盛开河洛,是大自然对洛阳的钟情,风采缤纷灿烂。

祝贺幸福,洛阳迎春迎新,前程更辉煌。

编辑手记

叶鹏先生是浙江人,1957年复旦大学毕业来到我市任教,在洛阳生活了67年,被尊称为“史上最完整的教师”和“洛阳文化最后的堂吉诃德”。前者是因他是从小学教起,然后教初中、高中、大学,直到带上硕士、博士;后者则是敬重他为洛阳文化建言献策。

这位江南才子始终怀着一颗传承河洛文化的赤子之心,从1993年开始,他应时任洛阳日报社总编辑王子厚先生之邀,在身居校长要职工作十分忙碌的情况下,先后在《洛阳日报》《洛阳晚报》上开设《秋林扫叶》《灵台叩问录》《诗境徜徉录》等专栏,连续发表文章数百篇,把他对河洛文化的追寻、对第二故乡洛阳的热爱都凝结成优美的文字,倾注于笔端,让社会大众也通过这些文章熟悉了叶鹏的名字。

龙年新春将至,已近鲐背之年的叶鹏先生,专程通过《洛阳日报》向他热爱的洛阳人民献上春联,这份真挚的感情令人为之动容,更让人肃然起敬。在这里,小编也祝福叶鹏先生新春吉祥,幸福安康,惬意圆满!

旅人凝望

游长陔黄牛台记

□韩宝乐

己亥仲春,新安江左,诸贤毕至。一日偶兴至,与兄党数人携往游。一吕兄,二程兄。吕兄伊川人士,恰逢二程,何奇巧哉!

二程兄为中表亲,其家大族,数辈桑梓长陔。虽皆显达于外,亦常归往。幼者与我相交多年,尝言其家虽称山野,诗书孝悌,人杰地灵。长陔地在歙县,为歙岭西麓,山川交错,物产丰富。

遂请程兄导我往观。数人登车,一程兄御之。渐离喧嚣,黄花入眼,江水依依,微风不起。

渐入山路,崎岖回环如羊肠,又狭促难容两车,往往错让,颇费周折。喜在山泉叮咚于路旁,时纵身跃下而成瀑布;远观层层梯田,茶林错落其上,菜花灿烂其间,山风时来随风摇曳,颇得山野之趣。时近午,二程兄已预订食肆,来电告知老鸡汤已熟,其余各色齐备,绿蚁新焙。不觉食指大动,促众速往。

遂直入村落,见古木红豆杉几株巍巍挺立,枝叶如华盖,干粗数围。其下房舍错落坡间,茅瓦土墙,小桥流水,几畦白菜香茷,数盆兰桂奇花,鸟鸣山幽寂寂无声,真桃源仙境。庖厨烹肉,我辈饮茶玩牌,不亦乐乎。

其屋依山而建,虽在高楼,一侧直通山坡。问明道路,言近有黄牛台,可登山,宜观景,遂往之。不料其路崎岖塞塞难行,又有斜竹拦路,怒溪作威,以不胜酒力故,腿软心惊几不能达。

余力已竭,见攀极力相劝,不得不勉强从命,所喜亭左山坡虽陡不甚高,踉跄百十步,忽又平缓,方圆百步遍地枯草,牛粪杂其间。山民养牛,无暇多顾,往往任其山间觅食,以此坡平缓又多石倚靠,且利警惕,每入夜,黄牛集于此,故名。

此时天高云淡,极目可见百里,俯首沟壑纵横,雾气温降山间,远眺则峰峦叠嶂,稍近者如青黛,再如淡淡墨染,白雾遮蔽,远者如蓝至山天一色。回望来路艰辛,不免觉天地之大,叹人生之小。

忽兴起,作诗一首:今我游长陔,黄花次第开;红豆树下客,借问黄牛台。

又:今携兄弟游,十里看黄花;常来亦可否,年月不白头。

遂请程兄斧正,程兄亦兴至,赋道:越岭翻山雄,心悬一线虹;驱车入峒岭,出入长陔中。登临黄牛台,远眺黄山松;堂上品茗茗,笋香意难穷。

又嘱余作此记,以志当日之游。

乡土情思

乡人,乡音,乡情

□庄学

风从故乡来。
故乡的风起于伊洛河的夹河滩,走进市区,越过阳台,将桌上的册页翻乱。我怀念故乡的风,似乎从川蜀之地始,或是之江的千年留下小镇,抑或是偃师一个叫作“槐庙”的街巷上。

故乡的风拂过我的双颊。
一同上坟的叔伯兄弟们,也有从外地回来的。往年回乡不易,辗转腾挪;如今高铁大巴满载着“候鸟们”向着家乡奔驰,朝发夕至。对于漂泊者来说,陌生人的乡音,会使陌生感顿时消弭,归途也就不再寂寞。因了乡音,意外,惊喜,攀谈。那一刻,即为班荆道故般的亲昵。故乡的邛岭与洛河,洛地纯正的方言,夹河滩方圆左近的风俗,客眉尽展,如数家珍。寒暄,说笑,涕泗如流。临近年关的时间倏忽加速了,在车上晃呀晃的,一睁眼就晃进了腊月。年,在不远的远方,招手。

伫立在冬日的街道上,有风过耳,摇动了树,摇动了枝上雪,雪们就“簌簌”地扑向大地,成为另一样的雪。从混沌中走出来的天地才会与从天而降的大雪相匹配。

大雪覆盖下的故乡和土地,是精神的基本盘,漂泊者则视之为精神层面的寄托。围炉夜话,饮饔叙怀,祭祖的鞭炮惊天乍起,苍野的浓厚,麦地的绿,寒暄的热闹……氤氲成为游子乡愁的天地。

走东家串西家,居家的日子在不经意间过去大半,又该候鸟般地远走他乡了。盘桓,留恋。即将远行的人,会嗔怪“阿舒已二八,懒惰故无匹”,鸡的慌乱与狗的讪讪,都会成为他抱怨的对象。然而,行囊早已备好,行程也早已谋定。

原以为,故乡只是一个名词。游历过多彩复杂的人生,博观约取,站在故乡的门槛上,才发现,故乡是你个人的历史,是个人精神通道里的原乡。所以,怀乡的向往与追求,是远离后提炼出的精神产物,依然是回望。只有远离,一步一步地写出“故乡”两个大字,距离渐远,这两个字的分量

愈重,才会产生情愫。
我,走近了故乡,“故乡”才成为故乡;越近,“故乡”的分量才愈重。

海德格尔说,故土处于大地的中央。
我出生于川蜀,在军营里长大,斯时的故乡,虚幻而缥缈。父母常念叨的伊洛河夹河滩,远不及二郎山的高和辣椒的辣来得深刻,更不及幼童的我扮成古代人物,蟒袍翎带坐在高高的抬杆上游街那一刻的风光。60年的年轮过后,在故乡看到抬杆,似曾相识的感觉汹涌而出。抬杆上浓妆重彩的小人儿,使我热泪盈眶。此刻,对于故乡便有了具象的认同。

走近故乡的第一站,是义勇北街的地区招待所。黄昏,小雨刚歇,我们踩着残存的雨水去老集。昏黄的街灯,摊贩闪烁的汽灯,明明暗暗,晕染着那个暗夜。地面积存的水,倒映着一切,新奇,魔幻。

走近故乡,爷爷奶奶居住的土坯墙,黑瓦房,上房,偏厦,木格窗棂……凝聚成亲亲的土地,亲亲的亲人。

爷爷极具故乡元素。闲暇时,他同一个叫全福的老人搭档耍把戏,以博乡人一乐。那年春节,我从部队回来看望他,他又邀来了全福老人,当街耍起了把戏。因为熟悉,他们耍的把戏,常被村人戏谑地拆穿。爷爷喘气吹起尚留的白须,也不恼,说,我孙子从部队上回来了,我高兴!

爷爷言之凿凿地对我说,跑得再远,你也得有块地呀!老宅子的地给你吧!如今,我走在故乡的村街上,看到爷爷在那里耍把戏,耍得神采飞扬。一眨眼,村街空旷。心下一酸,爷爷离去30多年了。

在伊洛河的夹河滩,聚集在一起的梧桐树可能是一个个村庄,而排成队列的高大的杨树可能就是一条条路。一个写作者,故乡可以成为他笔下的文学故乡,成为通向精神追求的一群群梧桐一行行杨树。穿过夹河滩这块土地,踏上寻找精神寄托的通道而追求。

春色今年胜旧年。



迎接曙光

张怡照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
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心香一瓣

人生下半场

□怡然含笑

冬日,花费完了春天的花朵、夏天的花荫、秋天的果实。冬日不是大手大脚的花花公子,是《威尼斯商人》中的夏洛克、《怪客人》中的阿巴贡、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中的葛朗台、《死魂灵》中的泼留希金。

冬日的本身是春天,是夏天,是秋天。冬日一路走来,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抵,一两碎银一两碎银地攒,舍不得虚掷,也不肯空抛。一朵花掉下去,冬日把它捏

成红泥,一枚果收进来,冬日把它酿成佳酿;一片叶飞起来,冬日把它做成蝴蝶结。

冬日良苦的小心思,貌似拥有,还是被光阴——这个天地间最柔软的神偷,偷了个精光。但是,神偷偷走的,是所有吗?冬日,输得很惨吗?

遇到万老师与周老师。他们一个鼓励我画画,一个鼓励我练字。83岁的万老师,生养7个孩子,63岁才腾出自

己,零基础入门,学习画牡丹。她执着勤奋,以作画为乐,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。她已经画了135幅成品画和60余幅半成品画。她惊人的创作能力与速度,让年轻人望尘莫及。她画起画来不眠不休,投入得不知今夕为何夕,看什么都是牡丹花。

天道酬勤。万老师看着我,闺女,人生下半场,青春刚开始。只要下劲儿,

什么时候都不晚。
唉,我还是嫌弃我自己苍老。人生四季,已经苍老到了冬天。

但是……
曹操诗云: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

王勃诗云:东隅已逝,桑榆非晚。
刘禹锡诗云: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。

苏轼诗云:鬓微霜,又何妨!持节云中,何日遣冯唐?会挽雕弓如满月,西北望,射天狼。

我,我们不妨也“老夫”发一发“少年狂”。在人生下半场,走出风采;在冬日,依旧拥有春天的明媚。

人生随笔

卑微里的高贵

□王学艺

偶至大学食堂吃饭,晚间,餐厅学生不多,我正欲落座一张餐桌旁,对面一位看似60多岁、头戴红帽的保洁女工在清理邻桌。见我欲落座,她停止擦那张桌子的动作,转身把我面前原本洁净的桌面又抹一遍。

我微笑着向她点头致意,顺便问她:“吃没?”

老人微笑着:“现在是用餐高峰,晚会儿人少再吃。”
她暂未离开的意思,我边吃边和她攀谈起来。得知老人家在外地乡下,独自一人来到这座城市,租房住在学校附近。以前曾在多个地方,甚至工厂做过保洁,拿过每月最低800元的薪水,如今在这里收入相对高些。虽早出晚归,但也没觉得太累。她喜欢孩子们学习的地方,对这份工作挺满意。

大千世界,芸芸众生,每个人的出身、背景、机缘各不相同,时光岁月里,生命若一叶浮萍,人们身不由己被裹挟前行,充满着各种不确定因素。像她这样年纪的人,此时正正在和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而此刻的她听着室外凛冽的寒风,坚守着自己的工作。对岁月里的阴晴圆缺、花开花谢、云卷云舒,泰然处之,也弥足珍贵。

彼此闲聊,我一个烙馍卷菜悄然下肚,正欲把食物包装团在手里,待用完碗里稀饭,连碗筷一并送到集中收餐具处。哪知老人家把手伸向我,我有些不解地望着她,迟疑后明白她要我手里的包装纸。她笑笑接过丢进地下的收集桶里,随后问我:“您是老师吧?”

在青春洋溢的环境里,自己和学生格格不入,着装和学校勤务又大相径庭,无疑为较醒目之人,老师才是不二定性。

我笑而不语,若回复非本校教师,免不了一番不必要的解释,笑而不语应是最好的诚实吧,反正也非天天出现在此。

“我就觉得您面熟。”老人家继续言语道,眼里充满亲切。

我再次冲她友善地笑笑,随后端起碗一个底朝天,把剩稀饭倒进肚子。抹嘴起身告辞,端碗拿筷欲到大厅集中收餐具处,哪知她突然伸过手来接过碗筷,我潜意识里觉得不妥,抓紧没松手。

“我自己来。”我意识到她要替我送餐具,这在众多吃饭的学生里是特殊待遇,回过神后慌忙拒绝。

这既名不正言不顺,彼此毫无交集,况还为素昧平生的长者,自己何德何能让人家如此抬举。

“您好好教好学生!”老人情真意切,态度坚决。再僵持未免会场面尴尬,更不能表明身份扫了人家的兴,将错就错也该是另一种对吧,我无奈只能松手。

望着她转身离去,虽心绪莫名复杂,但能感受到知识在她心中的分量。也许老人家目不识丁,或生命中对读书有过无奈放手;也许其子女对求学有过进退维谷的经历,使她此生心中抱憾难平;也许她生命中曾与老师有不解之缘,用一份寄托,一份释然,一份尊重给予弥补;也许什么都没有,只是骨子里对老师的仰慕。

“您好好教好学生!”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,包含着她对老师与学生多少的期望。这里的师生该荣幸有她的存在,有她的寄托,有她的默默坚守和奉献。

我对她肃然起敬!